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

浮生六记

〔清〕沈复 曾国藩 著 吴言生 校注

生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六记/(清)沈复著;吴言生校注.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 1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

ISBN 978-7-80598-781-1

I. 浮… II. ①沈…②吴…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65 号

浮生六记

著 者:[清]沈 复 曾国藩

校 注 者:吴言生

责任编辑:落霞香

装帧设计:冀建海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Fxxz@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5.125

字 数:14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598-781-1 K·270

定 价:7.00 元



前 言

朋友嘱我校点《浮生六记》，盛情难却，勉为其事。

《浮生六记》原来只有四记，后二记佚失已久。这次点校此书，收集各种版本时，发现有一种《浮生六记》，竟是六卷俱全的本子。偶尔一翻后二记中的《养生记道》，觉得有一段文字很眼熟：

圆翁拟一联，将悬之草堂中：“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胜水，名花美竹无限，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贫贱人役于饥寒，总鲜领略及此者。能知足，能得闲，斯为自得其乐，斯为善于摄生也。

怎么如此的恍如旧识呢？随手抽出书架上的《中国历代家训集锦》，才知道这段话出自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这本1992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家训集锦》是我主编的，那年我对禅宗开始感兴趣，写了《禅的梦》、《禅门妙语》、《禅门公案》几本小册子，所以对带些禅趣的话印象特别之深，在编选时也尽量选入。两相对照，发现除了这段语带烟霞的话出自《聪训斋语》外，卷六《养生记道》中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沿袭《聪训斋语》的。

进一步追查下去，发现这本书是依据50年前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足本浮生六记》排印而成。该书收入朱剑芒编纂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后面附有赵苕狂的《考》，《考》中说这个版本是同乡王均卿先生无意在冷摊中得到的，后二记确为沈作无疑。

随后又翻阅了一些资料，终于知悉：后二记不是沈复的原著，而是曾国藩、李鼎元、张英等人的续作——

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一卷第十八期载有吴幅员先生的长文《〈浮生六记·中山记历〉篇为后人伪作说》，文中指出，《中山记



历》与清代册封琉球中山王尚温的副使李鼎元所著《使琉球记》中的部分文字，大同小异，是将《使琉球记》中的部分文字，“断章裁句，凑合而成”。

第六卷《养生记道》中的文字，除了不少取自《聪训斋语》外，里面的一部分文字，还与曾国藩“己未”到“辛未”间的十余条日记一字不差！

原来，足本不足，全本不全。

但发现这一事实之后，我反而感到释然。因为虽然后二记不是出于沈复之手，但有人续，并且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这起码说明续书的人还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没有对别人的劳动实行拿来主义。毕竟这位续作者还是本着补璧的愿望，想给《浮生六记》一个足本，况且，还经过了一番加工呢。比如，上引的那段文字，起码他还将正文“美箭”改为“美竹”，较原文更通俗易懂；将“总无闲情及此，唯付浩叹耳”改为“总鲜领略及此者。能知足，能得闲，斯为自得其乐，斯为善于摄生也”。虽然失去了原文声情并茂的风致，但从充作续书的角度来看，又不失为醒旨点题的妙笔，无可厚非。

从这则材料里可以看出续作者不是完全不谙文法的。况且一本名著的问世，倘若残缺，倘若有不少的□□□，固然也不失为一种美，能让人想象玩味于无穷，但如有人作补璧的工作，不也是其心可鉴？所以这本《浮生六记》，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足本”，至少是个准足本。况且什么是足？什么又是残？从文学的反馈效应来说，只要写出那份情，传出那种趣，则原续非殊，足残何异？所以，曾国藩等人的作品，自当为《浮生六记》增色，与前四记相映生辉。我们充分相信读者的品鉴能力。这次校点，即以馆藏《说库》本为底本，校以《申报馆丛书续集·纪丽类·独悟庵丛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足本浮生六记》等，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最全最为可靠的本子。

读《浮生六记》最大的收获就是能享受到幽闲之趣。



人非有品不能闲。

在商品大潮惊涛拍岸、人欲膨胀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读这本清纯的小书，你就可以皈心自然、神游八极。你可以到那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风生袖底月到波心的沧浪亭，领略它的幽雅清旷，俗虑尘怀爽然顿释；你可以到幽静雅洁的萧爽楼，品诗论画诗酒流连体验烟火神仙之感；也可以到倚城屹峙白云悠悠的黄鹤楼上，看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因之一冷……你更会领悟到作者夫妇那种超然于痛苦之上、真诚地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本书卷六（《聪训斋语》）云：

即如东坡先生……当时之忧谗畏讥，困顿转徙潮惠之间，且遇跣足涉水，居近牛栏，是何如境界？

东坡贬海南时写有“但寻牛矢觅归路，家住牛栏西复西”之诗句。当时的海南是荒远之地，苏轼被贬到那里，虽然条件险恶，但不以为苦，对蛮荒文化加以认同，喜爱那里的淳朴民风，与当地相处无间，胸怀开阔，时时消受人生的乐趣。缘此，他留下了珠玑满目的诗句，为中国文学平添了一份神韵。我近日在撰写《苏轼黄庭坚诗词评注》时，每读到这类诗词，都不禁泪洒键盘，对苏子处困而亨、不以穷达易心的乐观气质分外心仪。有了这份气质，什么样的磨难能压得垮他！人生在世，谁又会有，谁又配有这气质？沈复夫妇，是天下所有夫妇中最能持有这份气质的人，缘此之故，即使他是在写哀情、悲情时，也静穆安详如同雕像般美丽，难怪为后世那么多的人艳羡、称慕不已。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幸福的家庭又何尝相同。男女的结合，原是一段堪怜堪惜的缘分。但如果只是忙忙碌碌追腥逐臭的话，则贪看天边月，失却掌中珠，任你锦衣玉食，任你色貌如花，任你新潮“潇洒”，也不过是一对同床的陌生人而已，到最后仍不免比目成反目，亲家变冤家，又何曾冲出围城突出怪圈梦见沈复夫妇的千古高情！



《浮生六记》为世人所激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大胆地写出了闺房之乐。

作者写闺房之乐，体物之细腻，笔触之婉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当他回到自己的爱巢时——

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娘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女性的羞涩、丈夫的狡黠、欢情的酝酿、感觉的颤栗，都萦绕笔端，摇曳生姿。这是一段极艳极美的文字，却艳而不冶，媚而不妖。

他在与妻子欢爱缠绵之际的感觉乃是“密友重逢”，可见这种夫妇之爱不限于肉体的感官的快乐，更深地植根于相知相许。这是一种被提纯了的夫妇之爱，于至淡中见至深。其中虽不乏肉体的感性的欢乐，但知己之情则构成了快乐之源：

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

闲情浸染了艳情，这就使得闺中之乐带上了更多的烟霞之气，使温柔乡人化作“烟火神仙”——这是书中多次提到的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感受。正因为他们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这份情这份爱，才更能意识到它的真正的美，他们才不但相看两不厌携手度此生，而且还想把这份情缘延续到来生来世生生世世……



人不痴情枉少年(借用《人生禅》作者吉广舆先生语)。连参禅悟道都需是性情中人,更何况乎文学!文学之所以能感天地泣鬼神,不外乎一个情字。本书的成功,正在于写出了闲情、艳情。写闲情,泉石膏肓;写艳情,绮思入骨。闲中生艳,艳里透闲,缠绵悱恻,哀感顽艳,令人爱不释卷,所以独秀于文坛,成为传诵不衰的名篇佳作。

在大家都渴盼读到文学佳作的今天,出版这本清醇美丽的文学名著,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便于理解,这次校点,在有关全书宏旨的地方加了简注。书前有林语堂先生序言,书后附有俞平伯、赵苕狂等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对《浮生六记》的评论(为保存原貌,评论中不合现代文规范的字词,未作改动),也会对读者有所启示。

本书初版于1995年,由西安出版社出版。此次应落馥香女士之约,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加以再版。再版时,作了相关改动,将原来前言中对每一卷的简介移在正文作“题解”;将原附录中林语堂序言移前作单独序言;原来没有注释的卷次,增加注释若干。

光阴荏苒,弹指十年。检点旧稿,悲欣交集。

是为记。

吴言生

1995年4月 初稿

2006年11月 补记



浮生六记序

林语堂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应邀自来和她夫妇吃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腐卤瓜之时,你们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腿盖上。

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宽,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馆,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

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苏东坡的诗句,说它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

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里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



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

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

这悲剧之发生，不过由于芸知书识字，由于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侧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女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以看出。

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法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轻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法，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把她逐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

这是否她的丈夫沈复，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

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她的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它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



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

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人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 Maurice Pavel 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 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子时，每每不期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心灵已战胜了肉身。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现在只存四记。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在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 1877 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始作于 1763 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 1808 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此书，所以此书，在 1810 年至 1830 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蓁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琉球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林语堂(1895—1976)，中国散文家，小说家。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福建



龙溪(今龙海)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 年去美国留学,后转赴德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 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曾参加语丝社。1932 年起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成为论语派主要代表。著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暴风雨中的树叶》、《京华烟云》、《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等。



目 录

前言	(1)
浮生六记序	林语堂(1)
卷一 闺房记乐	(1)
卷二 闲情记趣	(18)
卷三 坎坷记愁	(28)
卷四 浪游记快	(45)
卷五 中山记历	(71)
卷六 养生记道	(101)

附录

管树荃	题浮生六记	(122)
潘麟生	浮生六记序	(123)
杨引传	浮生六记序	(125)
王 韬	浮生六记跋	(126)
赵茗狂	浮生六记考	(127)
俞平伯	重刊浮生六记序	(142)
俞平伯	浮生六记年表	(144)
吴言生	题《浮生六记》	(149)



卷一 闺房记乐

【题解】

本卷写闺房乐事。用白描写实的笔法，大胆直露地写秘而不宣的闺房乐事，情致缠绵，香韵缭绕，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1〕}，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姻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龄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



鸾侣七夕拜新月



已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2]。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

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娘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



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13]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娘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

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

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快快。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